

• 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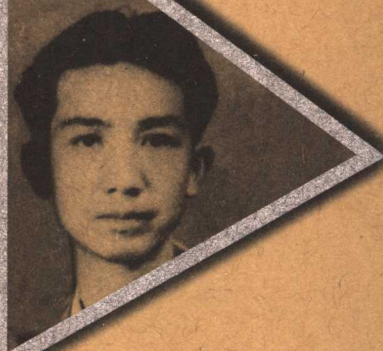
• 西

大师青春剪影

主编：鲍立銜 傅光明

郑实◎著

华艺出版社



• 乡

沙汀

• 韵



川西乡韵

沙汀

大师青春剪影

主编：鲍立街 傅光明

郑

华



9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青春剪影/傅光明主编.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4
ISBN 7-80142-346-1

I. 大… II. 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3435 号

**大师青春剪影
川西乡韵——沙汀**

郑 实 著

华艺出版社

(北京海淀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编码 100083 电话 82885151)

海丰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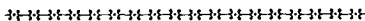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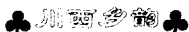
850×1168 1/32 9.375 印张 113 千字 总印张数: 117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346-1/I·174 总定价: 20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师青春剪影丛书》

总序

傅光明

他们是中国新文学的拓荒者，满怀创造的理想和激情，耕耘出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文学芳草地。他们年轻生命的最初奋斗是那么地坚韧、顽强、勇敢和崇高。他们以对生命充满热爱的成长的灵魂，自由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每一道风景，都是一种心境，都是一种精神，都是那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映射，这风景是永恒的。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最灿烂的黄金岁月。新文学的拓荒者正是在他们这金子般的宝贵时光里，完成着自己生命的成长、理想的追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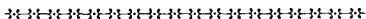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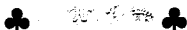


求、爱情的选择和创作的业绩，给后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彩熠熠的大师的足印。

我们策划这套《大师青春剪影丛书》的目的，就是想让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以大师的生命成长和事业奋斗为参照，循着大师的足印，燃起内心激情的火焰，任青春激荡的灵魂抒唱浪漫的梦想和欢乐，为理想奉献，为时代讴歌，让生命闪耀着真正的青春之光。

从童年时代起热爱生活，以冰清玉洁的稚嫩童心去感受它；勤奋、刻苦、聪颖好学，在无垠的知识海洋里浸润敏感的性灵；关注人世命运、悲天悯人，怀着执著的理想奋斗抗争；性格中充满叛逆的气质，敢于追求理想的爱情人生；把非凡丰富的文学天赋，熔铸进深刻思想和鲜明爱憎，创作出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作品，几乎是大师们的灵魂所共同拥有的。那里面盛开的是一朵清新、纯洁、率真的生命之花。面对这朵永恒的生命之花，我们愿与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一起用整个的身心去感受它的存在，去沐浴它的芬芳，努力为自己铸造一颗不朽的灵魂；我愿和青少年

◆《大师青春剪影丛书》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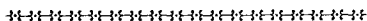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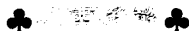


朋友一起以整个的心灵去爱它，去感受它的温柔与热情，深厚与忠诚，宁静与刚健，崇高与神圣，在净化灵魂中创造出真正的生命。

我想说，和这套书交个真诚的朋友，无疑好比是在与文学大师携手同行。在和大师漫步交谈时，在和大师进行思想交流时，看看你的心灵是否被一种诚挚的信念所渗透？你的生命里是否留下了大师的生命的痕迹？

大师的灵魂和生命与我们同存！





目 录

《大师青春剪影丛书》

总 序 傅光明

第一章 青岛行 (1)

一、车站送别 (1)

二、回首闸北小屋 (5)

三、终生的爱情 (15)

四、老友重逢 (29)

五、千里之外的乡愁 (58)

六、败离青岛 (74)

第二章 回上海 (78)

一、“左联”的“新人” (78)

二、辛垦风波 (84)

三、狱墙内外 (100)

四、夹在矛盾中 (124)





第一章 青岛行

一、车站送别

6月的上海，闷闷的暑气把整座城市死死罩住。连墙壁和石板路都汗津津的，似乎可以拧出二两水来。踏着火车站前遍地的泥水和随手弃置的垃圾，推推搡搡的人流裹挟着大大小小的皮箱、包袱向站台涌去。警察的吆喝、小贩的叫卖、旅客的争吵一浪高一浪，瓮瓮的，在空中纠葛成一团，像一大群躁怒的野蜂直住每个人的耳孔里钻。

周扬和周立波的汗衫已经湿透，水洗过一样粘在背上。两个人都有些心灰了，但又不愿让对方查觉，只好依然踮着脚，从攒动的人头上四处张望。终于，周立波一眼望到了不远处，被扛在爸爸肩头的小杨礼。俩人立即从交错的行李缝隙

1



不语的爱人黄玉颀，希望她能劝解一下真诚的朋友们。由于连日收拾行装，托运家具，变卖一时用不上的衣物筹措路费，加上今天又起了大早，黄玉颀显得疲惫不堪。她的身材娇小，皮肤白皙，气质文弱，仪态纤巧。劳累过度使她越发憔悴，整个人都缩小了似的，看了让人心酸。黄玉颀明白丈夫的心，创作对他比什么都重要。“左联”的工作近来头绪很多，宗派纠纷日益严重，沙汀又是一个心态诚恳、办事认真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一定倾尽身心，恨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矛盾。但这样一来，他的时间被杂事占据不说，情绪也不稳定，很难沉下心来写作。所以他在此次举家北迁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希望。黄玉颀在这一点上是赞同的。

她当然也理解周扬。在上海，周扬是最关心他们一家的朋友之一了。尤其是丈夫的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以后，是周扬介绍沙汀加入的“左联”。周扬是个遗腹子，在生活上书生气很重。他在湖南读中学时便结了婚，后来家眷也来到上海，两家人往来，黄玉颀和那个高个子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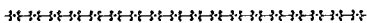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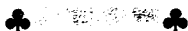
3

相处很好。周扬的孩子有病，沙汀还帮助找医生。后来，周扬与苏灵扬同居，黄玉颀非常反对。她似乎忘记了自己与沙汀也是抵制包办婚姻才走到一起的，对娇小玲珑，也倔强的苏灵扬态度冷淡。去年冬天，上海很冷，苏只穿件薄大衣，沙汀让玉颀借钱给她，玉颀不肯。到以后才慢慢认可。周扬做地下工作，经济来源没有保证，但每天必须至少有四角钱菜金，否则会受邻居们怀疑。于是苏灵扬只好向玉颀借。有时，沙汀会拿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的胭脂店破开，分给周家。现在要离开这些好朋友，黄玉颀真有些舍不得。

见丈夫一个劲瞧着自己，黄玉颀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只好上前打岔，拦住周扬的话头，问他苏灵扬是不是很好。正说着，火车进站了，周立波看到沙汀一家人都那么坚决，也不多说了，一把拎起行李，催他们赶快上车。周扬长叹一声，知道留也留不住。“左联”一大堆事情还等他处理，只好亲亲刚会走路的小杨礼，说些叮嘱的话。

火车开动，沙汀探出头来和朋友们告别，心里着实难过：“他们一定觉得我太固执，太自私





了，只顾自己写东西。”想到写作，沙汀又略感安慰，自己来上海不就是为了这个。人各有志。作家的天职就是写作，而不是社会活动。这样想着，车已开出老远，两个朋友已经淹没在杂乱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二、回首闸北小屋

车箱的晃动，很快把玉颀和礼儿摇进了梦乡。望着妻儿沉沉的睡容，沙汀却思绪难平：上海是他文学觉醒的温床。他的潜力能在这里得以发掘，真是幸运。

6年前，1929年夏，也是这样一個闷热天气，沙汀一身土气来到十里洋场。

从家乡安县出发，结伴而行的还有两个儿时的好友刘佑炳和谢荣华。动身前，亲友为他饯行，清末出过川的长辈在席间一再提示，到宜昌换湖北佬的船一定要当心，提防摸上条黑船，说得有鼻有眼的。他们路过重庆，正值樱花怒放，远远望去，云蒸露蔚，煞是好看。又经过贺龙带队伍活动的那一带苏区。船上过往客商，散兵游勇，



多数乘统舱，大家摆龙门阵，东一句西一句，谈船舷两边地方上的情况。外轮“怡和”、“太和”都是英国人的，水兵架机防备红军，靠岸后尽速地离岸，被称为“法律外的航线。”沙汀初听到这种说法，心里便一动，觉得是篇文章的好题目。后来1932年8月沙汀带着妻子躲到杭州“汪杜”便写了以此段经历为内容的小说，成为当年文坛上的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

在石门滩、瞿塘一带，江道狭窄，水流湍急，两边的峭壁陡直地向中间挤压过来，在甲板上投下浓重的阴影。笨重的轮船喷着团团的白汽，一走一喘，好像在深谷中穿行。那些被饥饿压榨得走投无路的人们，头缠红布，穿着打疙瘩的烂裤子，站在石岩上、山坡上，翘起脚向船上的乘客厉声吼着，不知是乞求还是控诉。

渐渐地，江面展开了，天似乎都宽阔了许多。在铅色的天空底下，两岸的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灯似地掠了过去。统舱的乘客大多都散坐在甲板上，向着无一变化的黄色的江岸呆望着，疲倦的眼睛陷得那么深，好像沉落在荒凉的杂草





中。

江岸上忽然掠过的标语使大家都兴奋了起来，用一种近乎郁闷的庄严语调议论起苏区的队伍。

“比峡里的盗匪还凶呢，抢船……”

“还抢枪。前几天，四川军阀运的枪被抢了，在城陵矶打了三天三夜！”

“男男女女一齐出马，婆娘们裤儿一卷，扑过河来拿梭镖穿人，连娃儿都不好惹！”

船出四川，三个人搭上华商的安全轮。驶到万县，没有碰到江盗，却遇上了国民党兵。船被抓了军差，没什么道理好讲，船老板哀声叹气地把全体旅客请上岸，自己带着几个伙计随船运兵。

等船折回居然候了一个多月。沙汀虽然向往上海，但自幼社会经历丰富，出门在外遇到什么不测风云都能以平和的心境看待。同行的谢荣华却急躁得不行，他已经是第二次到上海报考大学了，仿佛晚了一天，别人就会把他的机会夺走了。急也没办法，三个年轻人只得逛街、下馆子。正巧遇到了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班蒋世洵。蒋在部队上混了一段时间，染上了恶习，失

7

业后异常颓唐。沙汀是个极重情谊的人，力劝他摆脱旧生活，并允诺为他出路费，投考外省的免费学校。蒋世洵毕竟还年轻，见到三位朝气蓬勃的同乡立即为他们的向上精神所感动，自己本来也不甘于灰溜溜的日子，出川正好是个契机，于是裹上仅剩的几件随身物品，随他们到了上海。

第一夜，仓促地投宿在一家旅馆。次日，便由安县同乡萧崇素安排暂租了法租界莱市路天祥里的一间前楼。大家挤在一道，各自忙着投考学校的事。后来谢荣华考上了“光华大学”，刘佑炳考上了“暨南大学”，蒋世洵则去了南京考中央政治学校。只有沙汀跑到吴淞探问“中国公学”，又问过一些私立新闻专科学校，对设置课程都不满意，便没有报名。此时的沙汀心里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但他做事一贯慎思熟虑，不肯为不喜欢的事情来缚住自己。他的心气很高。

同行的人散了，沙汀一人独住，有时去看望住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南园艺术学院对面的萧崇素。萧家在安县是大户。沙汀家的老房子便卖给了崇



8



素的伯父。萧六岁便离开了安昌镇，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此时刚从日本回国，在一些副刊上写了东西，对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也很熟。他本想介绍沙汀到田汉办的南国艺术学院读书，可学校因拖欠水、电、房钱，最近被贴上封条关闭了。

萧崇素的对面还住着葛乔，是省一师低两班的同学。在学校时并不熟，身处异乡却分外亲热。葛乔来看他，把任白戈、王义林都拖了来。任白戈，矮矮胖胖的，大家喊他“任胖子”，非常健谈，待人特别热情。他们三个人都是四川南充人。任白戈早年在重庆中法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革命，重庆“三·三一”事件后，逃亡到成都。成都“二·一六”惨案爆发，又辗转流亡到上海，在招商局办的招商公学教书。听到沙汀的求学计划，任白戈快人快语，劝沙汀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课程上，不如自修自己喜爱的。任白戈又把他的老师杨伯凯介绍给沙汀。杨伯凯比沙汀整整长10岁，早在1919年就与赵世炎等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了革命活动。1925年回国后，与杨闇公、吴玉章一起在重庆筹办了中法大学，作为吴玉章
